



軍備裁減與歐洲聯邦

杜格斯基著

樊仲雲譯

一 歐洲統一問題

法

國的白里安，感到了歐洲的運命有改善的必要，因為這最高文明的所有者，同時若沒有一打以上的革命與戰爭，殊難有一世紀的存在了。英國的麥克唐納，則以世界和平化的目的，而橫斷大西洋。於是歐洲聯邦，軍備裁減、航海自由、世界和平等等，遂成爲當世的流行語。資本主義的外交，到處在泡製和平的湯。不但是歐洲人民，實在是在全世界的人民，都爲了想一嘗此湯味，各各拿著巨大的湯匙。

何故這樣的熱鬧呢？

歐洲最重要的國家中，社會主義者不是已有握得的政權

的麼？同時，不是正有想謀掌握的國家麼？正是這個緣故，所以這樣熱鬧著的。可是我們須知白里安的計畫與麥克唐納的主張，實都是向著所謂『和平』的全反對方向以行的，這是很明白的事。白里安爲對抗美國，於是想造成歐洲的統一，以保障歐洲。麥克唐納則主與壓迫歐洲的美國相結託，而從此取得謝禮。這二列車，都各各欲救其乘客便不至於破滅，却彼此向著同一方向而突進！

一九二八年之英法海軍協定，只是因爲美國的面色不好，而中途停頓。這事情，實明白的表示了列強的勢力關係。美國說——『你們以爲由你們隨便造成的決議，我能默無一言的服從了麼？倘若你們真是誠心真意的話，那末渡過大西洋來如何？』於是麥克唐納立即買了船票，以爲

這是和平計畫中最實際的事。

聚集於日內瓦的將來歐洲大陸的統一者們，像美國的祕密賣酒者一樣，戰戰兢兢的留心美國警察的注意。白里安的演說，從序論以至結論，立誓說歐洲聯邦決不是與美國的演說，從序論以至結論，立誓說歐洲聯邦決不是與美國為敵。美國的政治家，讀到了這樣的宣言，於是感着二重喜悅——『白里安在怕我們呢……我們難道是受這傢伙的欺騙的人麼！』

斯脫來斯曼雖然重複著白里安的話，但是却對他放了論爭之矢。赫特生則向他們兩方表示異議。但赫特生最主要的敵人是法國代表。質言之，日內瓦會議情節大體如下。

白里安 無論如何不與美國為敵。

斯脫來斯曼 正如所言。但在心中，怕不這麼想亦未可知。

麥克唐納 我曾立誓於神前——誠實與好意是英國人，尤其是蘇格蘭人所獨具的特質。

『新的國際零團氣，』這樣，在日內瓦釀造著。

歐洲內部的弱點，說起來實由經濟的腐敗而生。反之，因了美國經濟的實力，於是造成其統一的基礎。在這裏，發生了問題。即不與美國為敵，歐洲的統一究竟能夠成立否呢？

麥克唐納的半機關報 Daily Herald，在九月十日的報上，說歐洲聯邦的企圖，不但稀奇，還是挑戰的主張，倘若這個空想一旦實現，那末歐洲必要對美築起偉大的關稅城壁，結果所至，英國恰好挾在這二大陸的萬力之中。該報並言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要想從美國獲得援助，那是：『狂妄的謬想，甚至還不止此。』這實是有理的話。

實際上，歐洲聯邦的正確的意義是什麼，誰都不知道。由斯脫來斯曼之所見，這是貨幣的統一或郵政的統一，這意義未免太淺薄了。而白里安則謂尚在研究中，但是其研究的根據究在何處，則怕他自己也不知道。

統一的基礎一定須為經濟的性質的事物，且不止為商業的，還須包含生產方面。如以人為的境界把鐵與煤隔離開來的事，必須廢止。而電化的普及則必須超越凡爾賽條約所定的國境，應著自然及經濟的發展之必要而擴大。歐洲的全部鐵道系統則必須結合一起。但是，凡此一切，若歐洲內部的關稅城壁沒有全部撤廢，那便不可能。因此，歐洲聯邦的意義，實便是對美國設立全歐的單一關稅。

不過歐洲，內部的關稅城壁若一撤去，則經過再組織與適應的一時的恐慌以後，其意義實等於大企業對小企業的優勝，資本主義的歐洲，這樣將必然的達於更高級生產與

分配之新標準。可是當此之時，小企業家會從順的放棄其自己的企業否呢？這却是個問題了。大資本家在爲市場的主人以前，是有滅亡小資本家的必要；就國家言，也是這樣。關稅城壁，在產業全體的利益上固有損害，但在一國的資產階級，爲對抗他國的資產階級，這却是以必要而設定的防禦。

以在歐洲實現自由貿易時代爲目的之經濟會議，自由國際聯盟召集開會以來，但見關稅率日益提高。現在英國政府唱議二年之間『關稅休戰』。這便是說在二年間，關稅不再增加至現在稅率以上。對於歐洲聯邦，這雖是一個小的保障，但在今日，究不過一個提議而已。

在這同時，爲確保此日益高聳的關稅城壁，於是各國都竭力從事軍備。此等軍備，亦比之歐洲戰前，只有日益擴大。在戰前，英國的海軍費是二三七、〇〇〇、〇〇〇弗，而現在則爲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弗；美國之海軍費，當一九一三年爲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弗，而今日則爲三六四、〇〇〇、〇〇〇弗，又如日本則由四八、〇〇〇、〇〇〇增而爲一二七、〇〇〇、〇〇〇弗，即差不多增了三倍。所以各國的財政部長都爲了此軍費的洪水而船暈，實在是有由來的。

五大強國之軍費年總額（陸、海、空軍），過去三年間，由二、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增加爲二、二九二、〇〇〇、〇〇〇弗。由這數字，我們可以證明在歐洲三十國的資產階級的政府，關稅的意義是何等的重大了。大資本家必須打倒小資本家而益形其大，正如這樣，所以強國必須破壞弱國的關稅城壁。

將舊德意志——數十小國各有其關稅時代的德意志——以之與現在的德意志相比較，斯脫來斯曼謂德意志的統一正是歐洲經濟聯邦的榜樣。這個比喻並不壞。所可惜者，斯脫來斯曼却忘記了德意志當統一爲單一國家之時，曾至少有過一次革命（一八四八年），三次戰爭（一八六四年、一八六六年、一八七〇年），他沒有把這話加上。並且不但此也，即其由一九一八年之『共和革命』而有今日，我們須知德意志系的奧大利，還是在德意志共和國以外。事情倘如這樣，那末可知以三四次外交的宴會，遂謂全歐的經濟的統一，立即可以實現，是完全沒有這回事的了。

二 美國製造的軍備裁減

與歐洲聯邦問題相並，軍備裁減問題，也是現今所討論著的。麥克唐納謂慢慢的裁減軍備是永久和平的最好方法

。和平主義者的主張，始終是這樣的。但是這要世界各國都能把軍備有充分的裁減，和平始有保障。所以在這裏，含着與自動的撤去關稅城壁相同的問題。現在歐洲，真能實行軍備裁減的大國，只有一個德國。但他的實行裁軍，是由於大戰的結果。而當戰爭的最初，德國是曾想統一全歐置於其自己的支配下的。

所謂『慢慢的裁軍』者，若暴露其內容，實為悲慘的喜劇。這並不是軍備裁減，不過是以英美間軍備之對等為目的之軍備擴張之一時的中止而已。但是現在，這個目的，却被認為和平的保證。要之，其意義實與對手槍加以制限，而以爲即可禁止決鬥相同。這問題，我們可由其內部的觀察而明白。二最大海軍國，只爲了數千噸的問題而爭論不止者，無非欲於將來戰爭之際，使自己有較利的立場，於是由其外交的預備行動，明白的表現爲現在的軍備裁減。

但是英美海軍平等之設定，就國際立場言，其意義是如何呢？那末這實是大不平等的設定，而爲美國的利益。且此事實，大概參加此協議者，尤其是倫敦與華盛頓之海軍部是顯然明白知道的。他們之所以緘口不語者，不過因外交的畏怯。但我們則殊無模擬他們外交的畏怯的必要呢。由前次歐戰的故事，我們可知第二次大戰決不是迅速暴

發的事，這要長久的準備時期，而其勝敗之如何，則全視各國生產能力以爲定。且戰時交戰國的軍艦，不但有修繕的必要，實則新艦的建造還更有必要。

我們已知自歐戰之第三年，德國的潛艇是奏了怎樣的奇効。我們並知自戰爭之始以至其後，英美超越歐洲舊日軍制的強大的海陸軍，是有怎樣新的組織。海陸軍不必說起，當戰爭開始時的一切軍備及軍器，不過是初步上的事物。當時決定勝負之數者，是交戰國在敵人之兵火下，能夠製造大炮、軍艦、飛機等，及供給士卒的能力。即如舊俄帝國，他在戰爭以前，亦有相當的預備。他所不能者，只是戰爭中的新軍器的製造。

在與美國發生戰爭的時候，英國能够得勝的唯一的理論的條件，便是在戰爭未發生前，能竭其比美國遠過的經濟的並技術的能力，占得軍事的優勝地位。所以在戰前以前，兩國海軍的平等化，其意便是自戰爭開始之初，美國即占有勝勢。因爲二三年來的美國，實使我們想起即在一旦有事之際，他也儘能如造陶器樣，繼續建造其巡洋艦。

胡佛與麥克唐納的協議，這根本談不到裁減軍備或制限軍備，這只是使戰爭的準備成爲合理化而已。在今日，由偉大的戰爭的經驗及所產生的多數的發明，都是用以供軍

事的必要的。武器及戰術的改良，比之一九一四年有非常急速的進展，蓋爲當然的事。因此之故，有許多戰艦多未經一次的實用而不得不列於廢艦之中。在這樣的情勢下，預先建造許多軍艦，實爲愚策。於是在這裏，乃有軍備的合理化，即現在之所必要，只是戰爭開始時所必要的軍艦，及能夠爲戰爭中續續建造新式戰艦的試驗的程度的軍艦；因之，列強各國實是都於軍備的制限爲有利。不過運命註定，此制限是經濟上最強大的國家的特權。

最近數年間，美國的海陸軍部，竭其全力以使全國的產業合於未來戰爭的準備。海軍軍器製造家的首魁休勃，近在海軍大學的演說，其結語有云：「在現今，對於戰爭的觀察，寧是視爲與巨大的生產的企業同樣的，這想來是已爲諸君所明白了。」

法帝國主義者，當然是希望英國能與美相抗爭，所以在時報論海軍問題的社說中，即謂艦隊的同等，決不是海上勢力同等的意味，何以故呢？因爲美國到底不能如英國那樣有幾百年來所保有著的強大的海軍根據地。英國以其海軍根據地，故得有優越的地位。但是，雖以英美艦隊勢力不等的實現，美國怕仍不能滿足其意。美國還要要求「海上的自由」，這便是對英國之利用其海軍根據地，加以極

大的制限。第二，美國所要求的「門戶開放」，亦意義甚爲重大。在這口號之下，美國不但是中國，並要使印度埃及都起而反抗英帝國的統治。美國對於英國的海軍根據地，其攻擊，這樣將不由海而出陸，即由英國自己的殖民地而對之加以進攻。美國看清楚了這樣的時期，只要艦隊一動員，事情便可成功。自然，這是將來的事。但此所謂未來，却不是可用幾十年來計算的。時報實用不著擔心。美國這樣一步步的進取，言其勢力關係，無論技術、商業、財政、軍事等各方面，都是使其強敵陷於不利的。自然，當此之時，他決不忘懷其強敵的海軍根據地。

斯諾登在海牙會議中，受美國報紙的嘲笑，說他爲英國賺了二千萬弗。這個金額，其實尙不足美國參觀團所費的烟草費。斯諾登果是勝利的麼？紐約時報這樣的問「不，真正的勝利者，却是楊氏計畫。」即美國的金融資本。由國際銀行而實行的楊氏計畫，實確實的把握了歐洲的金穴。用德國所鑄造的財政的鐵鏈，縛了法國的手，繫了意大利的足，並纏住了英國的頸。而以英國獅子的主人自任的麥克唐納，則指著獅子的頸環，誇說這便是和平的器具。但是和平的實現，若以爲由美國借款與歐洲，由其答應與英國有同等的海軍力，這樣便能充分的達到，則未免令人太

覺可驚了。

三 美帝國主義獨裁

我自一九二三年以來，即努力欲使第三國際認識美國的存在，認取英美間的對立，為決定世界各國間之離合的根本之條件。但是我之所言，甚至即在第三國際之第五次大會（一九二四年）中，仍視為異端。他們以我把美國的地位看得過大，加以攻擊。他們以我之所言，是欲在美國的恐怖之前，消滅歐洲內部的一切抗爭。所以如奧辛斯基、格林等，為使強大的美國「退位」，曾空了許多的筆墨紙張。拉狄克則隨著資產階級評論家之後，謂英美協調時代現在是繼續的到來了。他們錯認了一時外面的情勢，以為即是國際關係的本質。

但是以後，美國卒漸為第三國際的當局所認識。但是他們雖然開始重述我過去的議論，却每次不忘說，反對派把美國的地位看得太過了的話。此時美國正確的評價，如一般人所知的，成為配巴，與路武斯東的先取權。

自左傾開始以來，於是保留意見，消滅以盡，現在凡公認理論家，沒有個不預言英美將必然的向著戰爭的方向急進。關於這問題，去年二月，我曾寫過一封信給某同志。

「英美的對立到底有了真正的考量了。漸漸的，斯大林與布哈林，知道這是什麼意義了。但是如我們的報紙之所言，英美的對立不絕激化，將直接發生戰爭，那却未免把事態看得太簡單了。在這發展過程中，固然要有幾次的危機。但在雙方，戰爭都是極危險的事。他們現在是竭力想用和平方法來謀解決。一切的事，都要到最後，始由流血來決定勝負。但是這最後，他們正以急速度而繼續前進。」

現在的情形表示英美間再有軍事的協調。法國某報，以為這是盎格魯撒森獨裁時代的到來，心中懷著恐怖。美國利用其與英國的協調，想同時以一手操縱日本與法國，這是事實。但是，此等現象，我們決不能視為盎格魯撒森統治的一階段，而應認取這是美國對全世界（包括英國在內）的獨裁的一過程。

關於這點，第三國際的指導者們，說我是除了美國資本的勝利以外，什麼都沒有預想到。正如小資產階級的學者們，謂俄國馬克斯主義者只見俄國資本主義的勝利，加以攻擊。這都是妄言。原來我們所謂美國向著支配世界的方向以進者，其意可不是說些支配必能實現；並且，即假定承認其能夠實現，這也不是從此將有幾十年或幾世紀的繼續的意味。我們須知道這只是歷史的傾向問題。且此傾向，

在實際上，或以其他歷史的傾向而轉換其方向，或爲新傾向所迫及，仍不免於消滅。現在，假定資本主義世界，將有數十年的命運而無何等動搖與破裂；那末，似乎此數十年者將即爲美國支配世界的實證。但是事實上，則當此過程，一方面使其自己的矛盾發展，他方面以與他資本主義的矛盾合流，而矛盾益爲增大。美國這樣將更促進歐洲的合理化運動，同時，歐洲的世界市場便將日益縮小。於是歐洲的經濟的恐慌，益爲深刻化。歐洲各國對於日益減少的市場的競爭，這樣遂急速的趨於激化。當此之時，歐洲各國對抗美國壓迫的必要，乃不得不結合他們的勢力。這便是白里安的計畫的基礎之所在。不管發展諸過程是如何，有一事却可以確定，即美國所據以爲利的國際均衡的破壞，便是將來歐洲的一切危機與革命的變化之主要根源。故以爲資本主義的運命，將繼續至數十年者，實是對於世界情勢完全盲目，在不久的時候，就可斷其必將沈沒於改良主義的泥淖中。

這個問題，即自對岸美國運命的立場來加以觀察，則在未來，也決不是與資本主義和平的理想相一致。

當歐戰以前，美國的勢力，是應著國內工業與農業間之動的均衡關係，以國內市場爲基礎而有其發達的。戰爭使

這發達突然遇到了危險。美國現在，資本與商品的輸出，日益增多。蔚爲世界勢力的美國的發達，其意義便是美國的產業與全部金融組織——巨大資本的摩天樓——在世界經濟的基礎之上，其依存關係日以深刻。但是我們須知道個基礎是不絕的趨於崩壞，而造成此崩壞者，則實爲美國自己。美國的金融資本，現在盡量的輸出商品與資本，增加艦隊，壓迫英國，收買歐洲的重要產業，侵入中國及其他殖民地；凡此諸端，實便是以自己的手握自己的墓穴，而在其中，埋放炸藥。至於這炸藥的發火將在那裏，亞洲呢、歐洲呢、還是南美呢、還是全都同時發火呢？這問題，那是第二次的了。

四 歐洲蘇維埃聯邦

歐洲聯邦的問題，由無產階級的立場來作觀察，那是在歐戰之初，即一九一四年九月，我們已有過提倡。在題名『戰爭與國際』的小冊中，我即說過歐洲的統一，必然的在其經濟的發展關係上要成爲問題化，但是這若沒有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那便不可能。

到了一九二三年，以魯爾的佔領，使歐洲根本的經濟問題（即煤與鐵的問題）驟趨緊張之時。我們曾對第三國際幹

部要求採用歐洲聯邦的口號，以漸臻於成功；但是他們對於這問題的態度，甚為冷淡。迨一九二三年德國革命失敗以後，歐洲一時進於安定期，於是革命的根本問題，遂不成爲議題。而歐洲聯邦的口號亦隨以消滅。

但是不幸，爲歐洲聯邦的口號之經濟的根據的事物，却使第三國際現在政策之基礎的觀念——即在一國內社會主義的建設有其可能——化爲無効。

現代的特質，便是生產力已超越國境，尤其是在歐美，一部分爲全大陸的，而另一部分則爲有全世界的範圍的事物。前次的帝國主義戰爭，即由生產力與國境間的矛盾而生。但是這次戰爭的結論——凡爾賽條約——却不過使此等矛盾更爲加強。我們若換句話說，即以生產力的發達，資本主義的存在早已不能限於一國的領土以內。同時，社會主義之基礎則必須置於更爲發達的生產力上面。不然，那便是對於資本主義的退步而不是進步。一九一四年時，我們會說過——『社會主義的問題，倘若以爲在國家境界線內可以解決，那末結果必至於擁護國家。』歐洲蘇維埃聯邦一語，其含意即謂在一國內，社會主義建設爲不可能。社會主義建設的完全，即在一大陸的範圍內，也是無望。故所謂歐洲社會主義聯邦者，其意義不過是社會主義世

界聯邦的歷程上之一個歷史的階段。

在歷史上所以有屢次發生的事情，便是因爲革命的力量不足以決定歷史的問題，於是反動的力量代之以當解決之任。畢士麥這樣在一八四四年革命失敗後，造成了德國的統一，而斯脫利品則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後，努力於農村問題的解決。聚集於凡爾賽的一般戰勝者，也如同樣，把以前資產階級革命所不能解決的國家問題，任意的加以解決。霍亨倫家的德國，竭力想把歐洲組織成爲其所欲的形式——即赫爾梅特型(Helme)，但是卒不成功。以後，戰勝的克來滿梭，則竭力欲把歐洲分割爲無數碎片。但是現在的白里安，却欲以線與針，把這分裂的歐洲再縫合一起。固然，到底先從那一片縫起，他還沒有知道。

第三國際之現幹部及法國共產黨幹部中人，現雖努力以暴露政府和和平主義的偽善；但只是這樣，還不能算作充分。我們須知把歐洲統一的傾向，只解釋爲對蘇維埃國家的戰爭準備，那實是犯了幼稚病。所謂歐洲聯邦者，不但是一個巧妙的外交名辭。這因了美國壓力的加強，必將日益深刻的感到，這是由歐洲不可避的經濟的必要而產的事物。因此之故，第三國際在這時候，應當高揭歐洲蘇維埃聯邦的口號，以與資本主義者騙人的和平主義相對抗。

